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禽海石 第八回 冥鴻見遠忽去幽燕

我雖然見不到幼芬，我心下究竟還可以自己寬慰。因是幼芬已是許了我的人，遲早總有個相偕相倚，同臥同起的一日，不比初次陸曉滄說不成就全無指望的時候了。但是一說「遠水救不得近火」，定心丸雖吃在肚裡，究竟熬不得飢。我既渴想幼芬，我須得去懇求陸曉滄，使他力勸我父親從速與我完姻才好。我主意打定，便到南橫街，去把這話告知陸伯寅，懇他轉求陸曉滄。過了幾日，陸伯寅來說，現值年近歲逼，他父親衙門裡的公事忙，不得空閒，待明年過了元宵之後，再來替我父親說。我見他說話說得近理，沒奈何只得一面草草度歲，一面另想會晤幼芬的方法。到了除夕與歲朝這兩日，顧家裡的男女僕從，我仍是照以前規矩，問我父親討了幾兩銀子來，一律放賞。

我既過了新年，轉瞬又是元宵燈節。這晚是正月十五，我從天橋看燈回來，其時已經夜深。我因見月色甚佳，不忍遽行歸寢，信步走入書房。忽然瞥見那假山腳下彷彿有個人影兒一閃。我心下起疑，也走到假山邊上去看看，不想竟是漱玉一個人在那裡玩月。我便迎將上去，叫聲：「漱姊姊，幼芬可曾安寢？」漱玉抿著嘴向我一笑道：「不曾安寢便怎麼？」我見漱玉的說話說得頗有些意思，我就把渴想幼芬的說話告知漱玉，懇他想個法子，讓我與幼芬會面一次。漱玉笑道：「我曉得你兩人也闊別久了，我肯行個方便，替你先容。不知你用什麼來謝我？」我說：「漱姊姊，隨你說是什麼罷！」漱玉笑了一笑，便轉身走入後院。須臾，又翻身出來，說道：「你那意中人現在正坐在房內想你，你儘管進去與他會面罷！」當下我就跟了漱玉悄悄的行過角門迴廊，步進了那間書室。

只見幼述一個人背燈而坐，正在那裡磕瓜子兒。見我進去，便站起身來讓座，然而臉上頗有些不好意思。漱玉道：「你們兩個人又不是今朝初次會面的，彼此儘管坐了說話罷！」我於是就坐在靠窗的一張椅子上，先把以前陸曉滄說親，我父親不願，致我急出病來的苦楚對著幼述一了遍。漱玉道：「你不必說了，陸曉滄初次說親的情形，我這裡早已得知。你為了這事生病，你幼妹妹又何嘗不病呢！」我聽了這話，我才曉得當時幼芬也急出病來了。我就接著道：「你們怎麼曉得初次說親的情形呢？」幼芬笑著向漱玉努嘴道：「是他的意中人有信來關照的。」我於是才恍然明白幼芬也病的原因。

這晚我與幼芬因係久別重逢，兩人談談說說，一直談到天明，還似乎還有許多沒有談完的說話。臨分手時，幼芬與我約法三章，許我每一個月內會面一次。餘時俱把那書室門閉了，不許我進去，借此避他人耳目，且免得被姨母挾制。若要痛談快敘時，須待那三星在戶、百兩盈門那一日。我無可奈何，只得一一遵依。自此，我只日夜盼著陸曉滄替我在我父親面前善為說辭，俾我兩人早成了眷屬。

隔了幾日，陸曉滄果然來到我家，與我父親談及這事。誰知我父親說我年紀太輕，早婚必斷喪元陽，不能永壽，執定要過了十七歲才許完姻。後來經陸曉滄左說右說，我父親才許等我十七歲上半年再議吉期。我無可奈何，只好耐了一口氣，屏息以待。

這年是閏八月的。新年之後，京城裡人家就有謠言，說是某處請仙降鸞，預告世人，今年北方直隸一帶玉帝要降下刀兵之災，將洋鬼子和那吃教的華人剿滅淨盡。因此，京城裡街坊上一切洋貨和洋版書籍都沒有商人敢買。到了四月底，天橋一帶就有什麼自稱大師兄的人，在那裡鬼說鬼話，說他是什麼黃連聖母的徒弟，能夠畫符念咒，號召六丁六甲，專門來剿滅洋鬼子和那些教民的。只要學了他的符咒，就可以躲避槍炮，又可以平空放火燒人家的房屋。他又教人家學他的拳棒，說是什麼紅燈照的這一天，就是洋人命盡的日子。起初，是不過幾個愚夫愚婦聽信他的鬼話，誰知過了幾天，他的黨羽竟越聚越多，公然頭上繫了紅布，填街塞巷到處橫行，連那些王公大臣都相信他的鬼話了。

我父親是個心地明白人，看見風色不妙，便私下和顧年伯商量，要同他挈眷回南。不料顧年伯是個極其守舊的人，他說：「這些教拳念咒的百姓，都是忠義良民，現在他們已立下名目，稱為『義和團』。這是我大清國運當興，冥冥之中，才放下這些神兵鬼卒，附在百姓身上，特地來扶清滅洋的。現在朝廷已擬派端邸為統領義和團大臣。我們只要投在那大師兄名下，聽他指揮，自然得他的保護，回南怎的？」我父親見顧年伯已著了迷，就拿宋朝妖人郭京用六甲法抵禦金兵，後來終究戰敗的故事，去苦苦勸他不要相信義和團，與我們一同回南。勸來勸去，顧年伯總是不聽。我父親無奈，連夜與我檢點行李，一面命王升去叫了二乘長行的驢車，預備動身。因為這時京津的鐵路早被義和團拆毀了，所以只好乘了驢車，打從盧溝橋走東大道出京。

此時獨有我心下異常悲苦，深恨顧年伯不從我父親所勸，致使我與幼芬不免勞燕分飛。萬一義和團惹下大禍，京城裡玉石俱焚，那時我們兩人或者生離變成了死別，都說不定的。我想到此處，不覺黯然神傷，淒然淚下。這晚等我父親睡了，急忙溜進後院，到了那間書室的窗下。我正擬舉手叩門，不期那門竟是虛掩著沒有關。我舉步走進門去，只見房內中間那張琴桌上，擺列著許多酒餚。漱玉坐在一旁，彷彿若有所待，一見我進房，便站起來含笑歡迎。我就問：「幼芬如何不見？」漱玉說：「我去叫他出來。他今天還不曾吃夜飯呢！」

我看見那些酒餚，又聽了漱玉的說話，心下好生詫異。少時，只見漱玉扶著幼芬從外房走了進來。我舉眼觀看幼芬，不料他竟是哭得淚人兒一般，忙問：「幼妹妹，你今朝為了什麼事這般傷心？」幼芬哽咽了半晌，說不出話來。漱玉在旁邊代說道：「他是曉得你即刻要出京，所以從晚間進房哭到如今，把眼睛都哭腫了。」我又問：「這酒餚是那個擺在這裡的？」漱玉道：「是我估著你今晚必然要到這裡來話別，聊備草酌替你餞行的。」

漱玉一面說，一面就把我拉在琴桌左邊一張椅子上坐下，又拉了幼芬坐在我的右邊，自己坐在下面，斟上酒來，執著杯子向我說道：「請你吃了這杯酒，願你回南一路平安！你與幼妹妹此時不過暫別，他日定是百年偕老，不必過於傷感的。」我聽得這些說話，忙向漱玉道謝。漱玉又對幼芬說道：「你有什麼說話，趁此和他說幾句罷！現在夜間甚短，頃刻就要天明呢！」幼芬聽見漱玉這般說，那眼淚猶如拋珠滾玉的落將下來，抽抽咽咽的向我說道：「現在京城裡亂到這個地位，我料我們兩人以後總未必見面的了。李義山的詩說是『他生未卜此生休』，便是為我們兩人寫照。我願你長途保重，太太平平的安抵故鄉。你是個前程萬里的人，切莫要將我這薄命人放在心上。這就是我叮囑你的說話，此外我也沒有什麼說話了。」說罷，滿眼含著眼淚，送過一杯酒來。我見了這情景，我心上比刀攪還難過，我的眼淚也不知不覺淌下來了。我只得勉強向他安慰道：「幼妹妹，自古道：『死生有命。』偌大的京城，就算是要遭劫，也未必有你幼妹妹在數。況且年伯已打定主意要投在大師兄名下，斷沒有意外之虞的。我勸你自己格外保重，不要哭壞了身子。」

我一路說，一路把幼芬的酒接在手中，將我自己面前這杯酒遞在幼芬手上。幼芬眼淚汪汪接了去了。漱玉道：「這時天已亮了，你們兩人隨意吃些兒罷！」幼芬見說，把手中的酒在唇邊抵了一抵，就將杯子放下。我抬起頭看那窗子上的白紙真個亮起來了，我便立起身來，把手中的酒一飲而盡，對幼芬說道：「幼妹妹，你切莫過於悲傷，我一到南邊，便有信前來關照。此時恐怕我父親就要起來，我要去了。」幼芬聽說，便也立起身來，執著我的手，說了「前途保重」四個字，就嗚咽不能成聲。這時漱玉見我們兩人說得悽慘，也陪著出了許多眼淚。幼芬與漱玉都送我出了這所書室，直至我臥房的窗下。我從窗子裡進了臥房，回頭看那幼芬姊妹還是淚眼盈盈的立在院中，未曾進去。

此時晨雞四唱，曉色朦朧。我只覺得心下有萬種淒涼說不出來，那腮邊的眼淚，也如泉湧一般，淌個不止。少時，只聽房外咳嗽一聲，我父親果然起來了。我本來沒有睡，我就出房陪著父親吃了少許點心。王升上來，說是：「車已套好，在外邊等候了。車價每乘須五十兩銀子，酒錢外加，包送到德州。」道猶未了，顧年伯也親自出來替我父親送行，對我父親說道：「尚在南邊聞得京城裡洋人剿盡的消息，須得從速進京才是。」我父親不便批駁他的話，只說了幾句托他照管屋子內什物器皿的話。顧年伯點頭應

允。我父親就和我揖別了顧年伯，匆匆上車，由驢馬市大街一直朝西，從彰義門出城。

車到城門口，有幾個頭上捆紮紅布的義和團上來盤詰。幸喜兩個車夫和他們是認識的，向他們說了幾句，又教我父親送他們二兩銀子，作為他們神壇上的香資，也就沒有說話。出得城來，一直向著盧溝橋進發。只見一路上高柳成行，露華滿地。我和王升同坐在一車，我口裡念著「楊柳岸，曉風殘月」的詞，心裡想著幼芬，不知他此時哭得來怎麼的如醉如癡的了。我不覺一陣心酸，愴然涕下。

自從這日起，一連走了好幾天。我一路上斜陽古道，孤館寒燈，無刻不想起幼芬，甚至一經就枕，便夢魂顛倒。有時夢與幼芬攜手花陰，舉頭玩月；有時夢見家中懸燈結綵，鼓吹喧闐，我裝作新郎模樣，盼著幼芬的彩輿入門，行交拜禮；有時夢見無數紅巾帕首的義和團，手裡執著明晃晃的刀槍，突進門來，把我那幼芬哭哭啼啼的搶了出去。我便從睡夢之中，哭叫起來了。

如此一路行來，到了德州。換了南下的船隻，由臨清、濟寧一帶走到清江浦。過了淮城，又換坐了小火輪，一經到了鎮江，都是想念著幼芬。我父親此番出京，本擬仍回湖北，此時因為一路上走得辛苦了，暫且在鎮江洋街上六吉園客棧裡養息幾天。